

杨莹一著

桃夭，劫

宜家宜人的女子，

灼灼其华的美丽，

如何穿透生活变幻无常的种种劫持和道道劫难？

不过喜中含悲，不过笑中带泪，

用以卵击石的勇气去实现一个水滴石穿的美梦。

但你不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，

悄然生长于名之为绝望的峭壁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桃夭，劫

TAO YAO JIE

杨莹莹 /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夭,劫/ 杨莹莹著.

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1.6

ISBN 978-7-206-07944-3

I. ①桃…

II. ①杨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6928号

桃夭,劫

著 者:杨莹莹

责任编辑:于二辉 封面设计:刘美丽
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720mm×970mm 1/16

印 张:13.125 字 数:110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7944-6

版 次: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: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1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时间里的诗意梦幻

[序言]

张笑天

知道杨莹莹在法国学文学，读的是博士研究生，就很容易理解她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气象了。诗意的梦幻、叙事的迷宫、抽象的主题、象征手法，还有青春的激情、对美好人性的呼唤、对心灵创伤的感叹等等，这就构成了我对她的小说集《桃夭，劫》之后获得的印象。

对小说传统主题的颠覆，是杨莹莹审美追求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一般来说，许多小说作家所揭示的主题，往往都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命题，政治的、伦理的，或者是人性的。而杨莹莹小说的主题不再是具体的，而是抽象的。她在《卖梦者》、《红舞鞋》等作品中，通过现实和回忆的交叉描写和叙述，通过叙述者身份的变换，追寻似乎已经消失的、但是留存于主人公灵魂中的、随时准备再生的时间。不言而喻，她要揭示的主题是时间。

在《卖梦者》中，那个流浪汉画家要卖给那个女人的梦，实际上就是要帮助那个女人找回失

去的时间。许多年前，一个充满当作家理想的小女孩，非常相信一个美术学院的大学生，向他披露了自己要写自传的秘密。许多年以后，小女孩长大成人。有一天，她碰上一个小商贩，要把梦卖给她。其实，这个卖梦者就是十年前美术学院的那个大学生，而这个女人却没有认出来当年的忘年交。卖梦者对她说：“我可以帮你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。”女人丢掉什么了呢？那就是时间。只有在时间里，她的梦才能存在。命运、劫数不能离开时间。

作者在《司琪保洁公司》的结尾这样写道：“后记：爱女苏喜珊之墓，生于一九八二年夏末，

死于二零零八年冬……”而整篇小说都是苏喜珊以第一人称的叙述。一个亡灵能起死回生讲故事，就是因为时间复活了。

《水盂》的主人公昙珞是一位善良而钟情的姑娘，他把自己的青春、感情甚至金钱，都给了一个叫苏渊的有妇之夫。后来苏渊遗弃了昙珞，只给了她一件“古玩街里到处都有，不是捡了漏，只是个还算实用的工艺品”——水盂。可是，许多年之后，这件不起眼的水盂却估出了天价。这种判若天壤的变化，是由于时间造成的。

杨莹莹在法国留学，也许看过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或者受到阿根

廷作家博尔赫斯小说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的影响，因为这两部作品的主题都是时间，有人这样评论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：“第一主题是时间……人类毕生都在与时间抗争。他们本想执著地眷恋一个爱人、一位友人、某些信念，遗忘从冥冥中慢慢升起，淹没他们最美丽、最宝贵的记忆。”（安德烈·莫罗亚：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序，译林出版社，1989年1月版）葡萄牙语文学专家在分析《小径分叉的花园》的主题是说，“小说的主题是时间，时间是无限连续的，是一张正在扩张、变化、分散、集中、平行的网，它的网线互相接近、交叉、隔断，或者几个世纪各不相干，这张

网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。”（赵德明：《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3月版）普鲁斯特和博尔赫斯开拓性意义，就在于能运用小说的形式将“时间”这样一个复杂的哲学阐释出来，能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描绘抽象、艰深的哲学道理。

杨莹莹似乎要在普鲁斯特和博尔赫斯的基础上，向前跨进一步，使小说的主题具有多意性，寻找时间以外的价值和阐释。

在《司琪保洁公司》里，作者也运用了过去和现实、真实和荒诞交叉的手法，领我们去寻找一个叫司琪的人。在扑朔迷离的叙述中，让

我们感到有两个司琪，一个是真实的，一个是虚构的。在主人公苏喜珊的印象中，司琪确有其人。作者用几个细节渲染主人公这种感觉：有人写过关于司琪的文章、苏喜珊在上电梯时与司琪擦肩而过、她在阳台上搬花时看见司琪的蓝色身影、她在吃饭时碰撒过司琪端着的饮料、她在地铁等车几乎要见到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司琪……司琪总在主人公举手可及时消失了。这样，不得不让主人公感到了一种荒诞感：“我突然觉得有个地方很奇怪，就像一环套一环的一个圆链子，乍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合适，可是总觉得有个地方有一个被忽略的缺

口。到底哪里不对呢？”这其实是对时间的感觉。博尔赫斯在《交叉小径的花园》里，要表现的就是“一环套一环”的时间。

在这里，作者不仅在哲学感受上与博尔赫斯同出一辙，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颇为相似。《交叉小径的花园》开头这样写道：“在利德尔·哈特所著《欧战史》第二十二页上，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记载……”《司琪保洁公司》中间这样写道：“我注意到桌子上的电脑还开着……上面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——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《司琪保洁公司》，已经被看到了第八页……”

其实，作者要寻找的司琪，是一种象征，她

象征着洁净的心灵。保洁公司要为人们的灵魂保洁，呼唤着人间的真善美。小说的结尾处，在主人公的墓志铭上这样写道：“你的罪是我的罪的源头，我想要世间人心都干净。”为了增加形象的感染力，作者把这种象征用蓝色来外化，或者说用蓝色来代表。小说多次写到司琪“蓝色的身影”、“蓝色的连衣裙”。当主人公看到《司琪保洁公司》第八页的时候，“展现在我面前的的是一个蓝色的世界——蓝色的天花板，蓝色的窗帘，蓝色的沙发，蓝色的桌椅，连桌子上的花瓶都是蓝色的，里面还插着一枝蓝色妖姬——蓝色是司琪最为喜欢的颜色。”就像马尔克斯在《百年

孤独》中描写“黄色”、“黄蝴蝶”有深刻的寓意一样，《司琪保洁公司》中的蓝色象征着美、纯洁和理想。

杨莹莹的小说，就情节而言，也力图打破传统的模式，不再按照开端、发展和结局的三段式叙述故事，而是按照人物的心理进程来设计情节。《司琪保洁公司》就没有交代故事的结局，显示了情节的阻断性。重要的不是找没找到司琪，而是寻找，过程比结局重要。这使我们想到法国剧作家贝克特写的剧本《等待戈多》，但是戈多是谁，为什么要等待戈多，戈多最后为什么没来？却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这个不可思议的故

事，揭示了人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中的尴尬处境。从等待戈多到寻找司琪，让我们看到人类正试图脱离这种尴尬的处境，靠近蓝色的希望之门。

杨莹莹的小说，题材往往是幻想性的，因此她的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。我们也可以把她的小说，作为成年人的童话来读。为什么要使小说具有童话色彩呢？作者借小说《红舞鞋》中人物的嘴说：“童话不是该让人开心的么？”这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写作立场。

《卖梦者》要卖梦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；《小荨》却是作者的一个梦。这种幻想的题材，便于作者按照心理因素来结构故事，并表现主题的抽

象性和多意性。另外，她的小说结构跳跃很大，有时候像电影的结构，故事切过来，切过去，富有张力。

杨莹莹的小说，也充满了象征性。有的整个故事就是一个象征，《小荨》就象征着珍藏起一个破碎的梦。有的小说中的一个细节、一个道具也是有深刻寓意的。像《红舞鞋》中的红舞鞋象征着一种命运，《小荨》中的红色大气球，象征着未来的希望。

也可以把杨莹莹的小说，当作诗歌来读。因此她的写作充满了激情和想象，用富有才华的语言，让青春期的憧憬、青涩、彷徨、创伤和生命

感喷涌出来。

总之，杨莹莹是带着准备、天赋和成就向着文坛攀登，我想她肯定会成功的。

（张笑天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。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、吉林省文联主席、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。）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
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实；
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
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；
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

【诗经·桃夭】